

李伯勇◎著

# 寂寞欢爱



长江文艺出版社



# 寂寞 真爱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寞欢爱/李伯勇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5354-2280-2

I. 寂…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752 号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 @ 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37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0 千字 印数:1—6000 册

---

I·1749 定价:18.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来到你在的地方，离开你不在的地方，  
你必须沿着一条其中没有狂喜的路走。  
为了来到你所不知道的地方，  
你必须用一种无知的方法去走。  
为了占有你没占有的东西，  
你必须用一种剥夺的方法去做。  
为了成为你还不是的人，  
你必须沿着你还不是的那个人走的道路，  
而你不知道的东西是你惟一知道的东西，  
你拥有的东西正是你不拥有的东西，  
你在的地方正是你不在的地方。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世界的晦暗从未趋近  
在的澄明

——海德格尔《诗人哲学家》

责任编辑：姚 梅

封面设计：王祥林



李伯勇，男，1948年11月生于江西省赣南上犹县城。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专业作家。1967年高中毕业，1968年下放农村务农12年，又在水泥厂务工4年，后调入县文化部门。1979年开始创作，已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及文学评论、随笔散文、报告文学等近两百万字。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选《南方的温柔》（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轮回》（北岳文艺出版社）等，其中《轮回》获全国“恒泰杯”长篇小说征文三等奖（1996年）。作者现在上犹县文联供职，1989年曾获江西省首届谷雨文学创作奖，2001年获江西省文艺“十佳”（榜首）称号。

# 目 录

|                   |            |     |
|-------------------|------------|-----|
| 第一漩流              | 大林莽·····   | 1   |
| 第二漩流              | 浊水茶林 ····· | 85  |
| 第三漩流              | 箬子嶂纸棚····· | 171 |
| 第四漩流              | 沉默的山神····· | 280 |
| 激荡的边缘之旅（代后记）····· |            | 384 |

## 第一漩流 大林莽

### 1

盛夏的那天深夜，箬子嶂第七代山主，傍近 50 岁的许瑞平突然双眼睁睁地醒过来。这一刹那间，自己仿佛从好不容易才攀登上的鹰盘山主峰飘飘摇摇坠落，耳边呼呼作响，如同向冰寒的深渊飞坠，被什么戳了一下，原来是落在平展展的床上。呼的一声巨响仍在心头回旋。他惊魂甫定，两腿发木发沉，好累。一种不祥又像朵黑花在咚咚心跳中悠悠地绽开了。

自大哥瑞金二哥瑞生弟弟瑞年妻子乔英相继谢世——短短四年中瑞字辈只剩他瑞平，家长、山主非他莫属，他悄悄而自觉地承担起治家这一使命。许家已呈现新一轮衰败。厄运该轮上他了。

他久久地抓住褐黑溜亮的床沿，觉得寒气涌漫逼人。

除开厅堂，两尺多宽的过道将屋子分成前间后间，屋子均匀地向两头延伸，东头西头都是前三间后三间，每间八尺见方，一张笨重床一个笨重小柜一只笨重尿桶，空间紧窄。窗子小，一年四季渗进清绿的阳光。如今只他一人住守东头，大哥瑞金的崽津

辉小家三口住西头。许屋已空落落，弥漫幽凉的潮气。数百年来山上许家的许多场景消失了或更新了，只有土屋依然。土屋刚倔而温馨。

这次半夜梦醒他头次感到屋里一片死寂，不由一阵哆嗦，想到西头听听到外面看看。人在濒临病变和危机总会不由自主地去回忆并渴望美好的东西。当他立起，两条腿好像不是他的，发麻，踏不着地皮，险些摔倒。他一阵心慌。不过他冷静着，抓着床沿吃力地坚持了好一会儿，终于两条腿悠悠地涌上热劲，有了感觉，心里踏实多了。人有一双好腿脚多么好！

他趑趄地扑向西头。伫立。连绵的鼾音令他陶醉。雄健的、柔软的、稚嫩的，如同三股春风微微鼓荡。二百年来，许家人一直保持沉睡好睡的秉性，特别是成年男子，鼾声如雷震撼栋梁。据说，这沉雄的鼾音吓退了许多避过警醒的花虎欲扑进屋里的鬼魅。连连的鼾声里亮示着许家的后劲和希望。他欣慰地笑了。许家男人浩亮的鼾音和嗓门代代相传哪。

他不愿回到东头，只想活动筋骨，心里有股热力推他前行。他扶壁跨出大门。

外面，月色皎洁而宁静，潺潺流泉让月光荡动不已。久居深山凭着耳朵能识出山泉的粗细和远近，甚至能听见附近纸棚竹管淌水的铮钹声。开门，他走到坪沿，月光下的山林一派幽深。

箬子嶂拔地而起，比周围山地高出一大截，方圆 20 里四条大山坑几十条小山坑，它集聚好几个突兀的山峰。雾岚缭绕，溪流宛转跌宕。许家伴着它远离尘寰遗世独立。

那条叫花虎的猎犬，撑着四条健腿抖抖发亮的箭毛，围在他身边，用粗硕的尾巴拍拍他的腿，伸出鲜赤的舌条舔舐他的手。自开山祖许品春进山，家里的猎犬就叫花虎，它只会被更换，而不会老，几百年来健勇如初，忠贞不会改变。

由下往上看，许家百年土屋立在山崖上——土屋是那么苍黑

瘦小，实在是箬子嶂的小不点，气派的是屏障般高耸的葱郁山林，雄壮挺拔的山峦。

的确，许家屋宇自箬子嶂诞生以来，一点没显摆过。漫长岁月里，只不过沿东西两头缓慢地续建一个式样的住房。里里外外从未粉刷。墙基一直裸露，上面长满青苔和藤蔓，虫蛇可以从容地出入。没有堂皇的翘角飞檐，没有雕龙镌凤的木屏风，没有上了漆刻了笔锋飞动的楹联的木圆柱，大门上方也没有像山下人家显示姓氏渊源的四个泼墨大字<sup>①</sup>。40多岁的许瑞平仅下山五次——三次到15里远的浊水村，一次到30里的梅市乡，一次到50里的埠口圩。可是他了解大户阔户住宅的气派轩昂，人只要靠近就不由自主地自我渺小。他曾经为先祖没建这样气派的屋宇而遗憾，开山祖品春公实在是平庸的凡夫俗子，没有给许家后人留下值得记忆的一笔。不过，山下人仿佛更了解许家，总喜欢对许家提起品春公，流露敬佩之情。现在，他双腿酸痛地面对深幽宁静的山林，竟涌现探究这位开山祖真实面目的念头。

跟许家其他后人一样，瑞平只知道先祖当时是埠口圩技艺精湛响当当的银匠，当然不会缺钱缺风光，但这阿公降低格调告别繁华喧闹仄进蛮荒的箬子嶂，造屋相当简单草率，枯燥简单的生活可见一斑。后来，到了第四代又出了个打个喷嚏响条坑的人物，也应该有钱，也有脸——应本公做纸兼做纸棚老板，当年山下的纸商带着纸足子米足子一溜溜一拨拨满脸堆笑赔着小心登上许家十分简朴的厅堂。这些炙热的情景常留在山下人的记忆里吊在山下人的嘴上，但许家人自己倒淡忘了。慢慢地，瑞平发觉许家先人似乎喜欢淡化或抹去自己的足迹，开启许家历史的“钥匙”，并不握在许家后人的手中。

---

<sup>①</sup> 即赣南客家人大门上方的门榜，用毛笔写上显示本姓文化根基的四个大字，如金鉴遗风（张姓）。

瑞平终于挺不住顺势地坐在坪上那口凉溜溜的石臼上。它舂过米舂过谷舂过年的米果<sup>①</sup>，舂过做纸熬胶水的大青叶水杉根。咕哧咕哧的杵响告诉它底部已相当薄削。它熬过几多坚韧的杵木呀，依然挺不过时间的淘洗。许家的女人男人在杵臼上耐心地熬过几多时光！杵臼时不许坐，稍稍叉开两腿，双手握着杵木，面向着山林，憋足气一下一下地捣，脑壳里什么也不想，也不听前面山崖传过来的好听的回声。

双腿酸疼不时袭来，仿佛几条筋索交叉着辗转。他盯着模糊的石臼底部一动不动。他心里突地亮堂起来，许家一定存有秘密！不是钱财，也不是典籍，不是代代必须遵循的训示，这秘密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爷爷的死，爷的死，兄弟的死，许家女人——妻子的死，都那么突然而平淡，他们临终都没授让后人牢记的遗言，如一阵劲风刮来又刮去，消失于青山林莽。不显秘密恰恰遮蔽着莫大的秘密。

瑞平这次病变，回忆却如泉涌。

他记起应本公真算得上许家一个人物，到死都豪气冲天，视死如归。他7岁时候，应本公已须髯如雪身体清瘦，但嗓门依然如洪钟在青山间回荡。老人力气特转，从不手碰细伢，传说有一次他伸手牵细伢，轻轻一提，不料细伢的手脱了臼。太公死的时候，他大胆接近他跟前，双手抓碰老人的枯手。那天傍晚红霞一片，几颗锃亮的星星跳上山尖，太公目光平淡神色从容，家人守着以为老人会发话，但老人终于没说什么，安详地撒手西去。

难道应本太公的手和脸显现着许家的秘密？

月华如水，夜气如水。他的足骨隐隐地生疼发麻，可心胸舒畅着。回忆真是件让人愉快的事呢。许家后人对先祖的记忆那么稀少。许家惊天动地的事迹消失在绿水常流青山长在的簕子嶂。

---

<sup>①</sup> 用米为原料做的糕点。

他实在不愿灰回黑幽幽的屋里，继续坐在石臼上，手摩挲着臼沿，面对天地。月光下簪子嶂是那么空阔、宁静而悠远。

文字能保留也能启发回忆；许家虽是代代做纸，掌管着几个纸棚，做的纸漂白而柔韧，山下人用它修族谱，供子弟读书，许家的土纸远销广东南雄一带。可许家不愿存纸，更不愿像山下人敬字纸如鬼神，不愿在纸上记下什么。许家男人只认得自己名字在内的百十个字，数字呢，更是简单而易记：计量木竹的围（大小）叫斤叫两，计量土纸叫刀叫头叫担，半担 50 刀，半担为一头，一刀 30 张，对此许家男女无师自通。这就够用了。兴许，开山祖做出表率，不让留下做记忆桥梁的字迹，也干脆不让后辈记住先祖，好让后辈放胆地自找活路！

开山祖品春公的上辈何处来？许家后人竟浑然无知。瑞平汗颜而暴出一身虚汗！许家人跟山下人一样也犯了把开山祖品春当作簪子嶂做纸的祖师爷的错误。人记忆和确认的历史往往跟真实的历史南辕而北辙。

……咔嚓一声，两条腿的疼痛像狼一般扑咬过来，他若如游丝的回忆被截断了。他正遭遇从未有过的繁复心情。坐着不行，就坐在地上，扑在幽凉的石臼上，两手把往石角，头脸仿佛扎进一个海碗，这样他觉得熨帖。

此时此刻，几个兄弟的死，妻子乔英的死，横在他的心胸，叫他悲戚，叫他惆怅……

## 2

瑞平的几个兄弟和妻子死得轰轰烈烈又平静如水。

老婆余石兰过世不久老大瑞金患上风痹，累月经年，吃了几

箩担草药树根不见起色，吐出的气打出的屁充斥草药味。他早不想服药，自家女人和妯娌伺候他服，他却不过许家女人的情意。平时许家女人各做各的，对男人似乎并不显示特别的热情，但一旦男人碰上难事，她们都能不约而同做出努力为男人解困。平时，许家男人对许家女人似乎视而不见，更不会对她们以公开的褒扬，然而许多山下女人都巴望能上山成为许家的一员。一旦成了许家的一分子，她们自然而然担承起许家的命运，直到生命的终止。

瑞金外表变化不大，清瘦了一些但更白净，不像沉疴附身。津辉已长大成人娶了丁凤。请竹匠师傅上山做了个活动的能坐能躺的竹床。每天一早，瑞金就被推到大厅，坐着，腿上盖了床折叠的兰花被单，就这样接洽客商。不过在他谈笑时用手挡住嘴巴，这样倒添几分有教养的斯文相。

在他平静的目送下，一担担土纸从屋里发出。一担担两头磨得平整刮亮，上面盖有“箬子嶂许氏”木刻印戳的土纸悄悄地流向四面八方。他神情泰然，但他的病情恶化着。

已进初冬，山里寒意骤起。那次津辉抱爷上床，不禁为爷一双枯杆似的腿心惊肉跳！待爷发出虚弱的鼾音，他悄悄解开他的筒裤，两条腿像风干的鸟腿丑陋难看。这时瑞金稳整地发话了：

“你怕啦。我不该叫你怕。我太相信自己。我几乎忘了品春公一句话：‘莫挡后人路，风光不能一人享尽。’”

津辉说：“我不怕！爷你的足骨好，病能治好的。”

瑞金说：“许家人在箬子峰发达全靠两条好腿哪！”

他叫儿子只管做自己的事。

那天，津辉和几个叔叔上了纸棚，家里女人去水口修路——那里几节石渡被水冲坏了。山里的活儿干不完。

屋里剩下安详的瑞金。

在家人走远之后，他也出发了。

他抓块小方木支撑，拖着两条废腿，坚忍地爬上后山，又向悬崖一步步爬去。他像条负伤的蟒蛇沉静地沿山路爬行，决绝地奔赴生命的终点……

瑞金摔死在悬吊青藤枯藤的峥嵘的悬崖。

许家人摸黑回来，屋里黑咕隆咚，点亮篾灯，发现花虎摇着尾巴嗷嗷欲语，却不见瑞金踪影。花虎的愁惨令大家的心发沉。津辉同叔叔分头行动，奔赴另外几个纸棚找寻。许家男人有所感悟，但宁肯相信：他想重返他喜爱的纸棚，爬过郁闭阴森的白虎坳，被路过的老虎叼进了深山。真是福气呢。以前发生过此事，许家先人当作天赐的福气，老虎和鸢鹰都是箬子嶂精灵之首，被它叼去就是溶入了山的精灵，成了箬子嶂的精灵。

津辉默默而执拗地寻找爷的最后踪迹，几乎又一次踏遍箬子嶂，又一次感受山的幽深与神秘。

那天，许家人带着淋了鸭血的纸钱包和香烛上白虎坳祭奠瑞金。男人们泪流满面，女人们长哭当歌。

这时，津辉听见几声鹰叫，猛回头，左面山峰之间盘旋着一群鸢鹰，数量之多实为罕见，他顿然明白了，对左面虔诚地鞠躬，钦佩爷视死如归的壮烈情怀。

转眼风痹又浸染老二瑞生了。

瑞生稍稍内向，不爱说话，但吐出每句话颇有分量，有人说他像许家的某位先人。他刚刚得病，媳妇韦桂红被毒蛇咬死。瑞平劝他再娶，一山的秀竹一楼的好纸不愁换不回一个称心女人！他就是不吭声。瑞平说，娶媳妇不是图枕边有女人好睡觉，不是图女人温绵滋润，金木水火土，许家不能缺女人！良久他才说，许家有女人就够了。言下之意是说许家男人并不是个个都得怀拥妻妇，也有漠视女色的大男人。后来很久瑞平也悟出许家男人的这种差别，在男女性事上并不强烈，而踏进门槛为许家女人的女人，都不遗余力地推起许家这架“大风车”。

多个女人许家就多份力量，瑞生还是动摇了。这时他发了一场热病，大汗如流热了一整天，喉咙简直暴缝，瑞平不许他喝凉水。他嘶哑地叫“你别挡我”，趁一个缝隙，扑到池边痛快地狂饮一气。后半夜他的腿不适，辗转不能眠，第二天两腿有了长短，必须踮脚走路，他声色不动。

瑞生把家计托给瑞平，自己背上竹篓扛上短锄钻山林。不带饭和红薯，山中一年四季都有充饥的野果。每天深夜，他擎着竹火把归来。老远可以看见火球的移动一团亮光的颤动，曲曲弯弯，由远而近。火把照亮了两边幽静的枝桠横陈的林木。花虎狂奔而去，半路上接着他。

回家他在泉池洗净一小把树根草根，不过，他没有拿去切片，也没叫女人熬煮，把这些堆放在池上方干净的石块上，然后洗浴、吃饭、上床休息。

瑞平接上快要燃尽的篋灯，关切地说：

“熬药么？切片么？阿哥你尽管吩咐！”

他平静地说：“别急，待多挖些，一道蒸晒。”

又一次娥眉月挂在鹰盘山嘴的时候，池边已堆着许多药根，一股青味药味弥漫。瑞生的脚更踮了。他早上提前上山。当天光蒙蒙，屋里呼呼熟睡，他已离开家门。他的衣衫总是干净清爽，没泥花花。

——谁知道瑞生的个中秘密？

他的目的偏僻而固定。为避免家人警觉，几天后他又换走另一条路，然后绕道走向目的地。有一阵子，他绕得更远，给人以仔细寻药的印象。因此他的许多时间在行走中捱过。脚更踮了，开始跛着走。每当出现跛脚，他立刻坐在路边石上休息，竭力维持踮脚的状态。

他在一个极为隐蔽的山腰打穴，坚毅地为自己掘墓。他没见过先人洒脱的死法，但大哥瑞金成了他活生生的样板。他相信好

些许家男人生和死都是干净的，体面的，决绝的，洒脱的。许家先人的死法并不是以口来传递。他们经年累月行走山林，自自然然产生了对死法的选择，并把这种选择牢牢地怀揣心中。不过，瑞生不想重复大哥的足迹，不想把病耽得太沉，不想无可奈何油尽灯灭地死去。为遮人耳目，每次他采几许药根，这药根确实极少见，因而家人帮不上他。他已退出许家的中心。

到了目的地，他将衣服挂在树上，赤裸着爬进5尺深的洞穴。选的地点恰恰四周是石壁中间是泥土，他为这一发现而狂喜。他编织了几只土箕，一筐筐地运泥。场地十分清爽。他半躺着，举起短锄，土箕置于锄下，挖下的泥土直接进了筐。不是挖而是刨，小小洞穴刻着一浪一浪的弧形锄痕。泥土新鲜而柔韧，像挂面一般落在土箕中，进度极慢。他乐意这样的速度。累了，他仰躺着闭目休息。渴了，他爬出，端起竹筒畅饮一番。遇上下雨，他就呆在洞里。凭着光线的强弱，他把握下山的时辰。火把竹放在山下的路边，到那里他可以擎起火把。

这天下山，他全是跛脚扶拐行走，剧痛不止。他无法叫自己不跛了。深夜才回到家里，他又在池边拾掇了好一会儿。家里人没在意，许家男人逞强哪！

晚上，瑞生的腿一阵一阵痛得很沉很猛。他不敢躺下，生怕腿即刻废了，庄严赴死的愿望随之被彻底打破，更加重了对家里的拖累。他屏着气，第一次从通道东头走到西头，欣赏均匀的鼾音。抬头看看头顶，闻到了楼上土纸的清香。以往他是两手各提一头纸踏踏地上楼。当年他曾抱着石臼在坪上兜了5个圈。当年他抱着肉紧紧的媳妇上二百级台阶，抱进房里，平展展地放在床上，一点不气喘。后来，他坚定地跛着走出屋外。

满天星斗。野兽的奔逐、嘶叫、低鸣、长啸，在夜空下十分浩亮。人的夜晚正是兽物——山灵的白天，山林的亮光明灭。箬子嶂永远热闹永远豪壮，也永远宁静。

他没再带短锄背竹篓，带上了鸟铳和兽皮硝袋。鸟铳乌亮，铳口光滑，硝袋干燥。这是他自己常用的一把，挂在自己房里，即使患病，每晚临睡之前他必擦一遍鸟铳。他荷铳一步一步走向目的地。花虎扑过来咬他的裤腿，瞪着他，眼睛绿绿的，汪汪的，嗷嗷地扭着屁股。他决绝地推开它，低声吼了句：“回去！”

星空下路道多么清晰，山石山林沉默无言，如水的朝露从天而降。

晨风习习，目的地仍幽暗。他坐了一会，面前的一切逐渐清晰。洞穴口放着一堆石块，这是他花了许多时日一块块用竹篓搬来的。一旦歇下，双腿的剧疼如同钝刀割锯。他把剧疼当作催他上路的信号，从一阵阵的疼痛，他真切地听见了天地山灵的呼唤。

终于，透过树枝树叶，他看见了第一抹清健的阳光。鸟儿啁啾，泉水欢叫，山林清新。他带着铳倒躺着挪进洞穴，头挨着洞口。他探手将一块块石头整齐地垒上，不留下一个豁口。石块正好用完，洞穴面前干干净净。洞里进入幽暗，可树上鸟儿的嘁喳——山里一切声响传了过来。他平静地听着另一山坑另一种鸟从容的咏唱。

他扣动了扳机。沉响嘭地一声响过，即刻消失于呼呼作响的山风……

是花虎把许家男人带到瑞生的墓前。瑞平、瑞年和津辉在墓前肃立了许多。他们眼里含着泪，只是瑞年哭出声，一会儿，哭声戛然而止。沉默。瑞平淡淡地说了一句：“簪子嶂是我们许家永久的家，以后除野猪，野兔，黄鼠狼，不许再打野物，让野物守着瑞生，守着我们许家！”

此时瑞平已认定自己是“下一个”。瑞年东张西望，脱口问道：“我们许家的墓老是东一个西一个，不多呀！”

瑞平愣了一下，心里也不明白，但他定板地说：“你会慢慢